

生活滋味

都往人海去 而我在山林

张学璞

世人爱喧闹，我偏爱寂静山林。

每周登一山，无特殊情况，雷打不动。在来舟山工作生活之前，我加入过一个北方爬山组织，大家呼朋引伴，放纵山林，尽情汲取能量。北方的山林与舟山不同，以荒山、野山为主，树木高大，直耸云霄，杂草横生，山路崎岖，毫无章法，像是北方人的性格，粗狂、豪迈且不修边幅。

初到舟山时，没有一起爬山徒步的伙伴，很是寂寞。机缘巧合，通过社交媒体加入一个爬山群，结果大家时间总是不对。群内伙伴大多工作日爬山，周末回归家庭。而我恰恰相反，平时工作忙碌，只有周末有些许自由，为此很是惆怅。

前些时日因喝酒、熬夜密集，身体出现了状况，吃了几十副中药都不见好转，听老中医的话，把运动捡起来。于是，爬山徒步的心又开始发痒。

爬山要有伴儿，不然缺少乐趣。我首先想到的是老马，老马是我河北同乡，也是很好的酒搭子。他比我早来舟山几年，年长我十几岁，一辈子工程人。这么多年风餐露宿跟着项目走，生活毫无规律可言，整个人就像一个空心萝卜，看上去溜光水滑，内里却早就被掏空了。为了找到爬山搭子，也为了老马身体好，我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说服。

仅一个老马远远不够，万一登山途中有突发状况，我也应付不过来。于是我把目光又投向了“洛阳邓”。“洛阳邓”是河南洛阳人，老马徒弟。我总是开玩笑说“洛阳邓”学杂了，脑袋里什么都装得下，本职工作是管道工程，但喜欢读书“研学”。“洛阳邓”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爱分享学习心得，只要一个晚上没看手机微信，第二天早上准要收到上百条。

爬山小分队凑齐了，第一座山是路下徐环线，8公里盘山路，大约3个小时。头天晚上，我采购了一些零食，特意买了几瓶啤酒，第二天驱车到约定地点集合，起初的路程是非常愉悦的，满眼的新奇，满心的喜欢，走走停停，说说笑笑，但到了山脚下，才爬一小段，队伍就散了，三个人三个位置，稀稀拉拉，谁也看不到谁。我还好，“洛阳邓”尚可，只有老马早就拉起了“风箱”，张着嘴巴发出“嘶嘶”的声响。

我在山顶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一个鸡爪一瓶啤酒下肚，老马才喘着粗气追上来。我们坐在山顶平缓处向远处眺望，山、海、城市、村庄尽现眼前，那一瞬间，所有的压力、烦恼抛之脑后，耳边是无尽的风声，心也像风筝一样飘起来。

回家后，我把爬山记录截图发登山群里，没多久就收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。通过后，互相简单介绍，原来是一位爬过雪山的姑娘。

第二次的爬山是南中山大环线，距离未定，时间未定，信马由缰，跟着体力走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三人小分队变成了四人，加入了姑娘清清。清清经营着一家瑜伽馆，常年的瑜伽教学，使她浑身散发着青春洋溢的气息，为我们三个中年男人的爬山小分队平添了一份勃勃的生机。

路上，我们边走边聊，你等我一会，我拉你一把，坚持不掉队，有过上一次的锤炼和经验，这次每个人都添置了新装备，登山包、登山杖、补给等一应俱全。这次爬山，确切来说是五个成员，因为清清带了一条白色毛发的小狗“凯凯”，它山野间显得非常兴奋，撒着欢跑，活脱脱我们小时候的样子。

最近的一周，是鹅鼻岭环线，这次队伍有些庞大，共11人，可刚走不到一个小时，成员们就因身体状况陆续原路返回，到最后登顶时，仅剩我、老马、“洛阳邓”和清清，当然还有小狗“凯凯”。

登山途中，我们先后遇到两拨人马，第一拨是两位将退休的阿姨，阿姨说她们年轻时候跑山，几乎跑遍了整个舟山，现在年龄大了，跑不动了，但依然热爱登山，每周不到山里走一走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第二拨人马明显看得出是业余登山队伍中的佼佼者，以一位年约55岁的老哥为首，老哥性格开朗，很是健谈，说自己是一名理发师，经常在登山时接到顾客电话。老哥又说理发是谋生，登山才是挚爱。他边说边给我们看手机拍的视频，确实很专业，色彩、运镜都很娴熟。我加了老哥微信，分别时候约好以后一起爬山。老哥推荐我们下次去爬茶人谷，他说，这个时候的水杉林最美。

下山时路过一个村子，村名不记得了，但满园新鲜的蔬菜让我垂涎欲滴，翠绿的萝卜，饱满的大白菜，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蔬菜，处处透露天然的气息，干净、纯粹，像我记忆里小时候的故乡。

开车回家的路上已近黄昏，舟山的黄昏真美啊，各种色彩交织，行人们不慌不忙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这时，我又想起那位理发大哥的话，他说，山顶的风景从不令人失望，这个世界太过喧嚣，唯有山水懂人心。

我想，的确如此。

诗情画意

春天的细语(组章)

王跃英



我们的心情

到了春天，就像打开女人的衣柜一样，什么时候都是色彩斑斓。

遇到春天，一切事情都会灿烂。

但我们的心情和那些缤纷的树叶儿一样，循规蹈矩。

春风稍微带点温暖，树芽就会露头；春风再吹一下，树芽就伸展成叶儿了。

春风有春风的规划，像翠绿的树叶一样。春风再暖，紧紧依偎着树干，是它们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。

春天鼓励一切渴望生长的事物。我们的心情，即便在寒冷的冬天都活泛着一到，心田涨潮。

跟我们的心情一样。心再活泛，春天有春天的活法。

我们是春天的常客。但我们来或者不来，日子照样春暖花开。

我们的心情是春天的镜子。但爱和不爱，都是春天最讲究的事情。

春天的细语

少年就那么懵懂，女孩儿拉了拉我的手。春天的月光下，我们拥有的草地，生长不出像样的语言。

多少年了，心跳依然青春。

岁月月光般流逝，你的眼光，我的眼光，不再有花朵的影子。

如今的月光，照亮着不一样的城市乡村，异乡的春天，生发出来的，却还是少年的气息。

静静期待花朵开放，默默注视果实成熟，日子月光般逝去，摇不醒一个人的懵懵懂懂，这本来就是在春天应该发生的事情。

只是——已经秋天了，那一段感情的成熟，仍然还是遥遥无期。

春天的勇气

后来，我们来到一个叫作春天的寺庙烧香，是想借着一缕春天的香味，算一算我们还有没有一丝向上生长的运气。

其实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还有这样卑微而幼稚的想法，就像一株已近衰微的植物，真的是缺少示于大庭广众之下的本事。

那就是身边这座高原上耸立的大山给予的一种暗示吧。在这个怎么都不想落败的季节，望一望身边的大山，看一看已经年迈的母亲菜园，看看那园子里每一个顽强挣扎着生长的瓜果。在母亲的眼里，那上面都有着我们的影子。

也许，那才是我们还值得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事情的勇气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晚报如友沐春风

黄廷禹

在我与《舟山晚报》相识相知的30年里，它始终是“亲民、友爱、新锐、主流”，我从晚报中沐春风、得滋养，引领我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，它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开始关注并坚持阅读晚报，是1995年年底，当时，我任沈家门第一小学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。元旦前，有两位记者来校告诉我，晚报将于1996年1月1日创刊，请予支持。当时，我只晓得上海有《新民晚报》、杭州有《钱江晚报》，听说舟山也有晚报了，感到很新鲜很振奋，当时就为全校各班订阅了一份晚报。

记得《舟山晚报》每周有一次小记者习作选登，有两大版。恰好，我是学校写作小组辅导员，每周三下午放学后，我引导近20名小读者阅读晚报后，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，经修改后选送较佳习作投稿晚报，想不到学生们的习作多次被晚报选登。多年后，有原写作小组学生考上大学后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她的高考作文获高分，全靠老师辅导和《舟山晚报》的激励。

1998年8月，我退休了，“不可一日不读书”成为我的座右铭，每天看书读报，做笔记、剪报或摘录4~5小时。《舟山晚报》亲民、爱民、为民。贴近生活、贴近实际、贴近群众是它的特色之一。现在还在阅读报纸的大多数是中老年群体。

我本人有智能手机，每天收看中央台和

舟山台、普陀台新闻节目，同时还阅读当天的报纸，丰富的资讯信息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如：2023年6月，我和几位老年朋友要去慈溪摘杨梅。当时正值禁渔期，我正犯愁拿什么去送慈溪的好友，恰好报纸上刊登国际水产城在东港昌正市场出售平价冰冻鱼货。我立即赶往那里，看到有梅鱼、鲳鱼、马鲛鱼等。我只花140元就把真空包装的冰鲜梅鱼、鲳鱼装了满满一整箱，作为礼品送给在慈溪拥有杨梅树的朋友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新闻工作者。退休28年来，我先后受聘于9个部门、担任过多个职务，多次接受记者采访，亲身体验记者们的精神风貌。特别是他们坚守新闻真实性，深入采集信息并交叉验证信源，杜绝虚假报道。记得2023年10月重阳节前，记者李晓旭来我家采访，听我介绍、翻阅有关材料，了解到我受聘区政协特邀委员时，为方便沈四小学生和附近群众出行，提出“要求拓宽东西走向的中洲路的建议”，后建议被采纳，于2015年实现170米道路拓宽，小李记者要我陪同去实地查看，当时也下着雨，我俩撑着伞漫步在拓宽后的水泥路上。今年1月，我被评“舟山好人”前，记者也特地去与我结对帮扶的困难学生家里走访。

我为记者们爱岗敬业、求实创新、担当作为的精神点赞，并祝愿《舟山晚报》办得越来越好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精神家园。